

處
實
堂
集

處實堂續集卷之八

庚辛稿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書

答鄭度支思成書

辱惠駕鵞四絕當使子昂退舍衛公却步第令此禽有知亦且飛躍也薰拜鏡屏之貺可謂肝膽相照感佩何似千里不賁糧鄭莊以俠烈為名高也明使君所臨不擾似有齋糧之意然不失為名高故用亦字與不字相發若以他字易之恐此義不明耳承以古道相正故不敢依違以負大雅直布愚見如此幸原之

答李戶部叔玄書

下走沐中丞公知愛甚深於其顯晦之踪乃爾憤憤野人
情狀大都如此不足供明使君捧腹也茲稍竄易呈上更
借椽筆改正允荷

答沈同卿書

下走經時抱病筆硯枯槁又見近時作者多尚奇譎似垂
辭達之旨既不能構思且不樂効人口脛用是寧枯坐終
日罔能握管前得手教委以館記重虛雅愛勉賦一律以
塞嚴命茲聞諸記皆當代尊顯為海內所推服者若以野
人之言續貂徒為捧腹之助非所以揄揚盛美也此言出

自肝膈非敢有飾統惟仁者原之倘諸記當有登石者委以筆札之任則何敢辭

荅章瑞州書

倏別十年率爾通候自非篤於故舊者鮮不啓緘錯愕問姓名矣矧弟姓名久不在人間者乎不自意門下不遐棄不賤遺不以為冒昧僭妄而委曲見答雖弟輕千里而走謁其惠貺蕃膴亦不過如此九頓來鴻感不可藝弟以抗拙不適於用為世所遺循分守拙為鄉書玷得門下不以為誼足矣顧辱延銷聲之譽推曳輪之轅顏厚如何老母托庇粗安星兒幸厠邑庠宿兒幼小不令出試然亦能成

篇俯仰無憾彼蒼之錫弟者亦云厚矣計通家知愛者所樂聞并及之

與顧郡理懋材書

章瑞川政聲籍籍江右吾大欣與同寅協心旬宣無俟明試而知循良守理莫二丈及矣辱惠過厚承以悞慙小兒遊庠不敢當賀第千里遠念情不能辭向書本以奉贐而乃償之以值雖不敢不領然非所望於相知也沈使君書不投亦可投亦不煩索報緣巡守體面本自懸隔無容瀆之耳諸公同寅一方是天假之勝且荷談聞及弟何異為張生設榻哉次兒亦能成篇且筆端頗爽滑特以講經未

畢不令出試亦姑有待耳十弟倘熱中幸以此慰之也近
得京問云家姝有藍州別駕之命未知確否果爾地非不
佳但舍妹長成既難從行欲送還鄉又往返萬里不知家
叔何以處之也老母托庇康寧如常近者四孫出試止遺
亡弟嗣子而進者蓋三人焉色喜可知已令卽鱗次遊黌
亦當魚貫登第聞瑞多禮經倘有餘文幸不靳借觀嘉惠
通家子不能無望耳守公厚來薄往亦避釣白之嫌非徒
以木桃報瓊也幸原之

荅趙仁甫書

酷暑得手教捧誦新詩無異清風襲人且與寒燈無焰景

象不同不妨聞君謫九江也君來雪山重匡廬不當為門下生色乎來鴻鼓翼不得趨報瑤華先此附復

答蔣都閩書

荷不郵遺輕千里垂問感戢何似三吳連年阻饑今歲僅僅有收而官逋私債一時責償恐亦非民所堪僕幸公私無負可乘米價稍平為終歲餬口計如囊中羞澁何江南水電如斗大至擊殺人牛且又太白經天逼月俱非小災北虜跳梁似宜一大創方可保百年無事今廟堂以兵食不足狃於和市殊深杞憂節下素負韜鈴之望且側聞當宁俯髀有孔明元凱之問矣金臺椎轂計且不遙節下當

必有以快服人心翹望翹望

復唐少司寇書

濶焉久不聞問祗雌伏下風以飫嘉譽不意門下望恩者
多一無所徇而獨垂情白屋頒教分祿焚香啟緘反復數
周情踰面命敝郡年飢人流仰事為急拜賜之頃若渴飲
甘如寒挾纊高世之德邈焉寡儔瑤篇僭為考訂媿匪磨
研編簡之才倚門下不自滿假時推敲字句而度支君廁
以賤名俾蠅附驥絕群幸如之何近作益雄偉雖其間已
勒豐碑似宜并登諸梓方與度支君圖之度支推門下屋
烏眷顧加隆固知門下每為下走推轂而度支則相信尤

深也家叔久困鹽車然猶幸得承車塵時沐咳唾下走一
門罔不沾澤矣犬子三試俱濫高等遂與二姪同游膠庠
計門下兒子視之應為色喜是敢附聞

復胡開封書

屈指從吉滿擬臨吳不意福星入洛攘我召父近虛竹馬
之迎遙負褰帷之望如何如何追憶荆溪之役過辱款洽
昨歲兒曹幸厠下庠皆餘澤也何日忘之聞表弟朱用明
謁選得貳祀令果爾是忝臺下屬吏乞推屋烏俯賜矜教
伏承書貺具見仁不遐遺感戢無藝使旋附復

答王洗馬書

久不奉徽音方切懸仰卽君忽枉握手徬徨恍承光霽
人見友如見元賓矧象賢耶令人雀躍自慰亦俾良夢不
虛燕拜手教訊及老母通家之誼藹若冬日且儀與物穰
謝不能罄昔朱九江子介與楊脩撰脩相為嚮往顧相
去萬里而遙乃以畫像相寄以當對面茲僭效之以陋容
乞題并借尊像拜觀庶不殊千里命駕也敝郡石郡守事
萬口稱屈莫敢誰何而貴郡表郡理獨能抗言兩臺卒為
昭雪可見中原人物自是不同其他政績可類觸矣知與
門下有識故敢奉聞以為一快僕溫清之暇時課二兒顧
時尚轉務奇譎懼兒所習背時無以自信敢令各錄數首

以祈印正且代登龍幸大賜批抹特惠指南至幸

復趙武元書

往承托莫翁持令親幣委序震澤先生長語既課納明日
莫翁仍持序來云震澤乃地名非別號祈改數字夫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自結髮讀書已知之矣其為文恪別號非
無據也矧梓長語已弁以震澤先生則先生地耶先生人
耶貨殖傳謂句踐困於會稽用范蠡計然遂報彊吳孟康
註曰計然姓名越臣也而蔡謨以計然為范所著書篇名
顏師古辨其謬則知地名可為別號非若姓名訛為篇名
也至改則不能但亦未嘗以祈改為非耳歐陽公不改尹

師魯銘而謂文慰亡友豈恤世之無識者王介甫謂欲有
增損直宜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僕於此二事皆
嫌有客氣豈忍身自蹈之聞莫翁駕言生動色發言則舛
甚矣冤甚矣文果可存固願為文恪先驅即不堪災木亦
無妨藏拙耳烏得言見還哉恐高明未諒以為狹衷特此
申布

荅湯考功書

來諭瑯琊物故士林相惜然多惜其不死於三十年之前
而死於三十年之後耳使死於三十年之前則可為古人
惟死於三十年之後則瑯琊自瑯琊耳耿中丞赤子之評

理或信然聞其疾革以官高子貴自慰是言言皆真非有
赤子之心而何第令稍存體面豈有位列八座階躋二品
易簀之際一言不及國事者哉聞其生前以不遊白門不
造公廨稱僕僕之為僕止於此而已耶此瑯琊之所以始
終不知僕也然亦見其赤子之心矣至於臨風浮白秉燭
傾座自是不易得離群之感用是為深

荅陶太學書

荆溪之役不得與兒曹俱遂無緣奉晤門下雙鳳翩翩計
日齊鳴欣慰辱甘包魚之腥自應為悅已者容不憚染翰
何至數數損惠豈念故人食貧借徵書為周贖計耶第且

每為毛穎所困致不能佳如何如何尊君傳復為石工助
拙辟則嫫母御鉛華愈添醜態耳一笑一笑尊委一一如
命課上

答袁文毅書

辱貺問感荷承委頌德尊公可謂采葑采菲率爾應教不
足掄揚如何如何遠示瑤編不獨風雅追古亦備見太平
氣象且令野人得肆意含鼓第執苑津津稱說瑯琊而今
已化為異物得無興嗟雖擬之尊陽未能無憾然視于鱗
已假年視子與已有嗣亦可瞑目矣表弟葉玉田叨廁屬
吏重荷覆庇書書稱感幸卒茲德子建亦弟故人今游都

下得賜吹噓不及另候幸一叱名老母賴庇粗安長兒得
厠膠庠次子雖幼亦能成文然懼妨賢路今歲且不出試
亦足自慰矣知見念及之

答葉王田書

別無幾何動易甲子卑卑棲遲薛越之中野辱不遐遺亟
問亟餽中表之誼藹然與冬日俱溫佩服如何老母賴庇
平善每對人談厚德津津不能去口也長兒幸遊膠庠次
兒握管亦能成篇且稍識文機第以其幼小今尚未令出
試耳承見念感戢足下初試宰割且在三輔譽毀易生知
聲稱籍甚公私咸推清要之選行且不遙翔翔天衢可屈

指計翹足待慰甚文穀書至復緘已為足下代謝書尾亦
不着日月第百谷久不相面不知其書如何復耳石公守
吳如得一包孝肅巨室歛手編民胥慶不知當道能容之
否

答顧學憲道行韻

追陪連日遂成年來第一場樂事皆門下賜也所嗜乃子
鵝炙豈痴耶幸不靳東堂分嘗感主人之賢若愛敬交致
自是生平向往無論一時也盈盈一水眇若天河不得日
夕侍杯酒餘歡是用為悵耳銀杯之貺在門下為瓊瑤報
桃第僕不免釣白魚之誚如何如何顧來論詩毋義同嚴

仲詎敢告辭謹悞以承

與俞士立少叅書

昨歲接手教計春初有賁捧之行可奉杯酒歡不意今者
信從頗表來知吾丈有金瓠之戚雖脩短有數亦自不能
遣諸懷抱耳陳令君兩見顧必欲一面面則談起居甚悉
且云吾丈歎之倍常談殊浹夕談間以志節許弟預為弟
杜贗書之累為惠頗渥古人有言人之相知在相知心弟
何幸得此於吾丈也

復孔炎宗侯書

僕於胤昌太史初未識面惟尺素徃返殆神交也聞其人

於趙少宰云篤實君子也且見其難進易退故樂與締盟
門下何訝耶橋梓膺薦自是取之輿論惜漢官劉向僅止
傳經唐進李白惟令供奉是可恨耳黃門豈諱登者耶曩
嘗寓教一緘計其人必好推轂善類者此舉誠盛事也

與石太府書

恭惟仁臺清勤公敏宜民宜人忽被官謗萬口同聲稱屈
計天聰自民昭報不遠直作浮雲過太虛耳一人去留係
萬戶欣戚士君子立身行已至此祇可自快自懽想高明
必無介懷也曩候門屏聞玉體以脾氣不和為苦治民舊
患此疾諸藥莫愈偶得方士四製蒼朮丸療之奇効今謹

如方脩合少許并方呈上幸試服之

復按臺李公書

曩自顧明府赴任附致一緘嗣此顯遣一力走候特致一緘知俱徹記室矣此後乏鱗不復得游陳然深仁渥澤未嘗畧刻不在肺腑也方仙舟北指馮翊失天而敝郡得石侯下車勤廉公敏能承仁臺德意而致之民民用欣慰不意以執法不撓忤時被論第仁臺握斧不惜實於先亦回天於末詎至今吳民兩失所天耶道體康和風祈叱馭趨朝以慰兆庶率爾附復幸宥不恭

復周吏部書

恭承明臺蒞吳折節逢翟春存周軫下追兒曹雖顧復之
恩何以踰此晉擢啓行以雌伏揣分不敢厠祖餞之末然
神已馳於歌驪矣近得手教知以病請方前席賓豈不應
賜允不意忽有省中之䟽此豈風聞之誤耶抑以臺䟽借
重遂意臺下與聞耶若吳中士夫信服已久即使俗薄亦
詎有崇陰孔邇而遽興後言者或有身自中傷在公而駕
毀臺下者亦以僕素為明臺所憐豈肯向僕言哉謗端誠
無從察也今事迹已明公論已定絕無議及臺下者直須
浮雲視之耳

答管僉憲書

僕自廢棄以來日惟傭書養母此外則一支枕作孝先終日眠耳門外事一無所聞知其喜事造言云云皆未有入於僕之耳者門下乃以僕為清議之宗是欲禍僕也僕但知畏清議耳豈敢自為清議哉僕之戲編傳奇皆有關風化可助解頤者若訕上之類即鄉黨自好者不為而況以古人自期待者乎門下愛人以德念僕過厚慮僕過深然非所以為知僕也教至附謝

又

教至惓然不知所謂三復使人錯愕知所答未罄茲敢申復教云門下於李石二公事調停其間欲各全之意甚善

第非東山養望時事也門下素以講學逃禪自任則浴沂
風雩吟風弄月可以自遣珠林仁祠梵宇香臺可以自適
何僕僕與人事哉且謂吳人造言作伍君假書傾陷撫臺
異日必有當其禍者是欲起黨錮於東吳矣而又責僕當
為地方杜其漸夫僕長林豐草間人也踽踽涼涼掩關雌
伏有年矣有何聲勢戶說以眇論哉門下時時登壇說法
開林講教何不就此時為衆生消此口舌罪過也僕謂公
府事非惟僕所不敢知雖門下亦不必與果有造言生事
之人冒藏鱗甲口吐沙礫自有人非鬼責亦不煩門下嚇
之亦非嚇之所能定也傳曰防民之口如防川故子產不

毀鄉校門下宜知之

答梁戶部書

自臺下鳴琴琴川已耳熱斗望茲又借重蓋兩臨吳矣而猥瑣守分未敢登龍踈慵何如乃辱腴貺忽頒承以厚顏使旋先此附復

序

詹序偶遺補見後卷

吳歛集序

吳歛者何言吳人之音也太素以詩雄豫章豫章在吳楚之交則太素之鳴於吳宜不忘土音雖謂之楚些亦可而以為吳歛者何志所寓也吳人有好自為名高而東家丘

者卑吳而推齊乃太素能不眩於其說而托名於吳其猶
有居魯縫掖居宋章甫之遺軌哉詩三百篇自二南而下
皆列國之風尼父刪則兼刪取則兼取未嘗以地為低昂
也彼眩於卑吳而襲其說者亦窺豹看場者流耳今觀太
素新詩翩翩必其為吳耶為楚耶果不能為齊卑之而同
於吳耶要不詭於風雅云爾先是豫章三才子有詩並行
太素以紅雪名集茲得之孤往故以吳歛名之

蔭桐葉君六十介壽歌序

具區之隩莫釐之麓有蔭桐葉處士處士為桐屋翁令子
故稱陰焉歲辛卯處士甲子既周春仲其誕辰也其二子

師尹師傳以幣徵予文為若翁壽且介以陸季鵬先生季鵬文學氣節弁三吳即得季鵬片言足為若翁光而奚取於予言豈以季鵬親而予疎將親者疑於私而疎者之言公而足憑耶顧予言本不足以取信於人而季鵬則足以取信於予予於是述季鵬之所以述若翁者以為若翁壽季鵬之稱若翁也曰朴茂簡易與物無競事母孝而恭訓子慈而法其有萬石君之遺風哉且也以心計遊奇羸間趨什一之利南浮舟江湘北驅車燕趙齊魯之郊每對客談所經歷名勝處纒纒如也夫豈麋鹿然朝夕一隅而弗能遠到者耶夫亦儒而賈賈而俠者耶若而人也有陶朱

致富之術而未嘗遇主以紓其謀有卜式助邊之心而不
樂自媒以見於世其葆真光養天倪可無俟吐納呼吸猿
伸鳥引而自足以躋松喬之壽矣矧張孺人舉伯鸞之案
二子擔靖節之輿諸孫環太丘之駕良辰嘉景盤旋湖山
容與烟霞其難老之美無俟季主卜唐舉相而可預知者
於是則為之歌以授二子俾歌之以稱百歲觴歌曰

三江既入震澤寧烟波萬頃如蓬瀛七十二峯森列星莫
釐崢嶸天削成遥瞻縹緲若翠屏並峙玉柱開金庭中有
真人鍾地靈一籌初添髻未星惟仁必壽兆百齡花香酒
熟騰德馨山肴野飮四座盈邦君飲禮儲典刑桐陰凝綠

雙鳳鳴鳳雛森森繞豪英雲璈如聞朝太清
鸞書絳節相逢迎世外三老及五更稽古何必如桓榮

重刻震澤長語序

震澤云者王文恪公別號也公初號守溪晚又號震澤志
所產也長之為言餘也猶云長物也長語云者公之緒論
也公有全集故云長語自長語出遂與賈山之至言劉向
之說苑杜牧之罪言洪邁之隨筆王懋之叢書等帙並行
於世自經傳國猷以至仙釋夢兆其目十三其條則百五
十有奇凡紀綱之興廢經術之續絕禮樂之隆污人事之
得失休咎之徵應咸鑿鑿有據可以廣見聞可以資筆舌

顧歲久板剝至不可讀其曾孫世德先輩念厥貽謀矢志
繩武重為繕寫翻梓以求其傳世德以清年輕質方事佔
俾以階青紫而能拳拳於祖述其遠大可逆睹他日掇科
甲躋顯秩步趨乃公必將舉公之文章德業而一新之是
蓋不特為薛元超之泣石魏謩之保笏而已予日望之
記

長洲縣儒學建文星閣記

長洲縣儒學自嘉靖壬寅由北而東南遷也堪輿家謂玉
帶河未疏則無有登極品者巽峰未起則無有冠科甲者
人物疑其語不經見不之信也今既五十年於茲矣其言

若有驗者萬曆戊寅濟寧李公釋褐試宰長洲至則以儒
飾吏治百務率舉將有事於黌宮適以艱歸未遑也又十
二年為戊子以監察御史奉勅按江南行部至長慨學
宮之蕪也思一舉而新之適都御史歷城周公亦奉勅
撫江南李公乃請而同觀焉周公故旁通堪輿家言其議
有如初堪輿家所言者夫既將以次鼎新䟽及河矣顧學
之前右舊有寺寺塔雙峙為虎首昂而左方虛未有以當
之於是相與買民家地在學之前之左謀所以建閣曰文
星者當巽峰地也迨學宮之蕪悉新之矣河既䟽矣李公
以在告去周公以擢少司徒去閣未及建也無何黃梅石

公自司徒大夫出守蘇喜學之一新而惜閣之未建也思
有以終李公之業莆田陳公以補任來宰長下車勵精思
有以成石公之志雖邑入不足而率先有方邑博吳先生
亦旁通堪輿家言乃力從臾之且相與謀於藍周二先生
曰是為吾弟子計也可無出束脩以助乎邑之鄉士大夫
聞之曰是為吾子弟計也可無捐餘藏以助乎耆舊悉輸
緡列子來乃聚材鳩工度土營構不日而成焉閣之基與
上榮相埒閣之高與二塔相望凡三重最上以學宮之鐘
懸焉聲之以金也隨大小扣當必有應者陳公將及期而
落之有問於張子曰學宮之設為育極品魏科林地已耶

遊學宮者亦將求為極品魏科已耶抑將有進於是者張
子曰然然否否今明盛世以科目取人自非魏科則無
以階登庸非極品則無以展經濟獨不觀孔顏乎其無
以建禹稷之業者何哉知士之不可以不登魏科不可以
不躋極品則知河之不可以不疏玉帶閣之不可以不建
文星矣客曰信如子之言也是役也其可以緩乎哉陳公
聞而頷之曰斯言也閣成即勒之豐碑碑成即勒其効勞
助義者名於碑之陰是為記

郡牧石公解任記

楚陽石公之自地官郎中晉秩來守蘇也庶不沽名法不

撓貴任事任怨不隨不激衣食無一毫累於民朝夕無一念不在於民飲冰而不言苦戴星而不言勞折節則鳴如春風撫字則溫若冬日先是鄉之士大夫每譏郡公公至一無所諾曰吾不敢以一席娛令數百人支頤翹足待且以高賢飲食酒家也其勤恤民隱類如此相府有外屬藉勢橫行惟其恠毒者泣以告公怒曰若是安所用守即飭吏趣捕之誠以適入相府即逐至相府復召相府紀綱諭之曰吾治國耶亦為汝家治也不出且及汝其人卒出服法蒙石為之屏息雖李膺破柱之勇不是過矣其不畏彊禦類如此郡中一士夫釋褐為令未滿卒官其長子往迎

喪盡橐中金有之不分其仲仲訴之及責對簿則金已罄
無可與仲然長子先已入貲請遊辟雍牒在郡尚未發公
笑曰是獨非乃父遺耶獨不當移之仲乎隨取牒更仲名
令貲以往閩郡稱快其遇事區處曲當類如此郡城有一
生以夜受侮辱疾呼郡治門公意以醉肆也召入切責之
且教以改其習適有以鬻產與生構怨者乘隙訟生且借
一貴人以請公毘俛從之期以三日不出則不為理懼用
恐囑規厚利也已數日不至公趣召生語之曰曩詞得無
為奸人嚇乎彼將破爾家吾今銷此一宗付之不問其無
有作惡類如此其他彊幹之畧愷悌之政明偉之績有更

僕未易數者當是之時廷無稽牒吏戒舞文朋作奸者鳥獸散強凌弱者爪牙戢民方以久任期公而公一意行法不可干以私賢者喜其共濟不賢者妬其入宮善者樂其剔奸不善者仇其持正識者固知其不為時所容矣無何竟被論承望巧詆引繩批根雖公之心事如青天白日公之應變如虛舟飄瓦然鈍莫邪而利鉛刀陟駕蹇而黜騏驎天平天乎時事可知矣故凡郡之士大夫無所事請謁者郡之老弱貿易於市耕耨於野者莫不戶牖家嗟行號巷哭扣心絕氣神禱社祈思雪公之寃而借寇恂追李峴以還吳民之天而不可得也於是授簡於走曰子言信而

傳幸為我等採輿論於阡陌搨口碑於閭閻以寄其不平之鳴走不能披髮入山行且屏跡土室何敢言事顧自惟言則可以質諸鬼神亦可以質諸閭郡之有人心者故不辭筆之以俟勒去思於石者與夫搯狐董之祿而傳循吏者

傳

陶孝廉傳

語云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始吾以為信然及今而知其有未必然者於吾友柴墟先生陶孝廉遡觀其源遠流長則嘗考其世云按陶系出陶唐歷夏商有恭龍豕韋二氏至

周闕父為陶正陶姓始表見由周及兩漢叔為司徒舍為
愍侯敦為大司徒青為丞相謙為徐州牧皆陶裔也而入
晉則益大若侃之勲名潛之高蹈尤其章章顯著者乃弘
景羽儀於梁秀實振英於宋蓋代不乏人矣其自汴而扈
宋南渡者則自十六將仕始將仕以捍禦功授故五世仍
其階焉德祐末元兵南侵百城望風下而菊隱將仕者傾
賢結鄉中豪謁文信國於軍拒守金橋卒全厥境流寓者
多以為依終其身義不臣於元署堂曰忠孝且以貽其孫
謀故元世無仕宦者 明興以義受旌者累葉其始居吳
江者曰煇字時顯補秀水博士弟子員有聲黌校吳武庫

氏以貲雄吳江無子才煇而館之生子曰遠字大慶煇病
不知人時遠又幼遭武庫伉儷相繼卒吳族人據有其產
靡子遺遺陶氏焉非若張耳之外黃陳餘之苦陘陳平之
戶牖然也然遠自能砥礪樹立以深易起家埒其外家娶
史少簪臣女是生孝廉孝廉諱銳字思抑其別號為柴墟
者蓋追本元亮柴桑志繩武也孝廉生甫四齡目擊外侮
於吳至撤其堂構怒叱曰而敢撤吾居吾長必復之父母
為色喜曰有子若此即環堵蕭然足憂乎父翼其速成時
督之過孝廉承以婉容且止其母史勿為解稍長益淬礪
不窺於園其學則靡所不窺屬文師心罔所襲尤加意書

學於魏晉遺法多臨池之功詩歌箋素簪筆就多膾炙人
口年十七入吳江庠尋遊太學凡三試始領應天壬子鄉
薦於是交道益廣搢紳間掄千里材者指不多屈孝廉然
孝廉故數奇每上春官輒報罷隆慶改元冬將復上春官
舟行至錫山疽發背卒孝廉孝友天性父病不交睫不解
衣湯藥非口所嘗弗進執喪哀戚甚悼唏噓服臆流睇長
潛忽忽承頰悲不能自止自闔棺至窆窆亦罔弗由禮四
方弔送者咸於是乎觀禮焉事母史事無巨細必請非甘
旨弗以進分財姊妹酌同異產而委曲調停加豐殆可謂
養生送死無憾矣孝廉貌狀魁然至接對賓客常若有以

自下者故吳中諸名流自文太史而下多折節樂與交孝
廉每花月之夕輒以輕舸載酒肴聲伎相與為卜夜歡呼
盧浮白忘形傾座有游閒公子之風獨酒人乎尤立名義
不侵為然諾師陸同赴公車塗病不能前孝廉為停止俟
其愈從者以試期請曰寧弗及不忍舍之而先也母舅史
以為氣賈禍入吏議濱殆膏腴田為其宗人瓜分之孝廉
曰毋黨之謂何而忍坐視乎為之昭雪其辜并恢復其田
居恒不樂問家人生產每逍遙琴尊間豁如也少從吳大
冢宰游吳故德孝廉父既貴思報之孝廉孝廉於所推選
一無所干惟廉知大小吏善政則密緘以白不令其人知

也有貢士王者善孝廉筮仕欲得韶孝廉知其才可爲一
執筆竟得請其人既充宦橐歸謀所以謝孝廉者孝廉聞
之慨然曰吾念故人貧爲請善地苟有利於此方太宰持
衡時獨爲一故人地乎其人慚而去於是知孝廉不可干
以私也公府惟公禮則與未嘗以私便謁至公義所在則
侃然庭議之然於郡邑大夫亦未嘗有所侮客有匿其家
重器者或得其實以告則笑曰張儀壁耶祖挺叵羅耶吾
所失已旋得矣其嗜義有容雖他皆如是人有德於孝廉
雖一飯必思有以報孝廉有德於人即援溺然灰絕口不
道也此所謂翩翩佳公子者非耶子彥冲有父風與其仲

彥瀛俱號為名士叔季彥洲彥淮皆彬彬足繼孝廉者天之報善人其在若而人與其在若而人與

論曰予嘗觀元亮以先世仕晉不樂臣宋賦歸去來以見志若彼以忠義名堂者則猶有先哲之遺風焉孝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然數上南宮老於明經者二十年而卒無以自致於青雲之上獨不得與戎服登舟者爭烈哉其有命也夫

贊

陶翁大徵像贊

且爾順奚藉乎外氏之貲烟爾睫足恢乎本宗之業以光

爾前於以觀未定之天以裕爾後於以知自天之祐豈陶
朱之裔兮胡然其善繼兮其尚克永世兮

寄字像贊

頂矮笠豈常入乎維摩之室曳長裾豈常乘乎孟嘗之輿
揮麈尾豈常從乎王謝之子或釋或賈或儒胡為乎茲夫
其寓形宇內者乎

陶孝廉思抑像贊

吁嗟乎此吾友柴墟先生陶君像也貌則孟公窺其中苑
乎其容憶湖山之與同腹則孝先是宜永年胡不爾延悵
冥漠之獨仙天道誰親不於其身必於其後之人惟爾子

孫其振振

白氏歌舞圖贊

氏守素名入玄據胡牀何翩翩雖顧曲於今日亦登場於
昔年歌舞者誰豈紫綃紅綃耶菱角谷兒耶樊素小蠻耶
誰姪誰妍誰凡誰仙皆白氏之選耶匪伊其疇與傳
銘

兔毫筆銘

出於中山入於管城毛穎同傳古弼齊名

壽樸堂圖什銘

胡為乎樸殆未雕而未琢考祖德於莫是貽孫謀於先覺

胡然而壽豈履信之是祐用篤爾後於以觀其堂構厥川
則綺厥鄉則鱸孰珍遺翰孰保秘圖燁乎其丹山之雉
碑

淮陰侯廟碑

或問淮陰侯以臣反君何以得祀不知侯實未嘗反也嘗
讀侯傳反復其顛末知言侯反者非也方漢高困滎陽成
舉間楚漢之勢均之可成可敗而輕重之權一係於侯使
侯果反覆人也必納武涉之說為連和之謀用蒯通之策
成鼎立之勢而卒以死不易謝涉以終不忍謝通夫豈不
知當取不取將受其殃咎哉誠不肯徇利背義將終其身

北面漢也且侯素號稱知兵顧不反於楚漢兩困之日坐收刺虎之利而欲奮於偽遊禽縛之後不反於握強兵控大國之日而欲假諸官徒奴之力且已部署矣而復曠日持久使舍人弟得而告之是一妄庸人之舉事耳烏在其為知兵侯惟無反心故不疑帝惟不疑帝故欲禽則禽欲縛則縛欲斬則斬千載而下侯之心事有可以坐照者然則何以言反史氏因文致之辭而以訛傳也何以為文致之辭侯之死呂后殺之也后自帝以戚姬移寵欲以如意奪嫡其含怒蓄怨思王諸呂而傾劉計非一日矣知帝春秋高專欲侯其崩殂則將有不崇朝而發者發則諸侯中

將必有稱兵內嚮責呂氏之不當王者宜莫先於侯侯在
則后且食不下咽矣即偽遊之事未必非后之媒藥從史
而陳平逢迎之也迨陳豨反代地侯雖未必有謀帝固憂
其從中起矣帝即慮不及此后亦欲乘其隙而殺侯以除
所忌矣乃因蕭何謀給侯入而斬之斬之無名乃相與文
致之使知侯之教豨反也如此侯之欲部署襲后也如此
有舍人弟上變告侯反狀明白也如此是侯固應斬應夷
一出何刀筆故智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即帝有愛
於侯歸而訊之反形已具亦且無疑矧帝素畏惡其能欲
其朝死而夕高枕者哉彭越之以告見掩捕也既赦而復

殺之殺之者亦成於后之一言也后性既殘忍又欲為王
諸呂地嫉功臣之能者其殺侯亦猶其殺越也侯之不反
與越同特於越也以言於帝而帝殺之於侯也不待帝命
故必為之辭庶有以復於帝史氏不察因而紀之侯之不
反遂無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若越則將入蜀而后與俱回
其不反而為后所戕明甚故得以不反書侯與越俱死而
有幸不幸者此也或曰吕后嫉侯與越而殺之固矣留鄭
獨非其所嫉耶不知留侯畫羽翼之謀后既德之且辟穀
不與人間事矣何且老又有以深結於后故皆得全其他
若平勃固后所素指使即一王陵亦計噲足以當之皆非

其匹儔也皆非后之所嫉也然后之所以得殺侯者亦由
侯為帝之素所忌也使帝不忌侯能保全功臣則雖受顧
命亦可入北軍亦可白馬之盟可以無寒左袒之問可以
無發矣乃誣以反先高帝而死使平勃得專其功悲夫故
吾以為侯實未嘗反也知侯之非反則其廟祀也固宜
跋

題導引圖卷

此圖圖動功狀隨時屈伸俯仰各有意態按而行之亦種
種有徵驗第視靜功不無內外精粗之別耳然靜功默運
於中未嘗無動動功運用於外而內心實主之所謂忘齋

動氣是也若粗視動功祇求諸外則雖屈伸俯仰禽息猿引亦復何益在四時元氣流行腔子中者當自得之毋謂靜功不可圖也逸之精於禪理似有得於靜者乃繪此圖書作用勒之貞珉其得動靜相生之意者夫

題漢晉名賢卷

此圖圖各一事大都寫古人高節在漢則若子陵若伯鸞在晉則若安道若淵明其他物外則洪崖先生林和靜處士其人不必同其胸次襟期皆在塵壒之外一展卷間清風逼人矣要不當以繪事小之也

題飲中八仙卷

飲中八仙皆盛唐名流猶有晉人之遺風焉當時杜少陵
播諸聲詩遂成一段佳話後五百年而李龍眠圖之又五
百年而仇實甫摹之公瑕因錄杜作於後八君有靈當為
喚醒

題顧學憲諧賞園圖冊

道行先生風流文采照耀江左未老懸車留意泉石茲以
長康之筆圖辟彊之園且以諸撰述附焉蓋不俟身履其
境而神已遊於清池翠竹間矣

題文太史無款畫卷

嘉靖間予嘗從朱子朗所購得文太史山水一卷持以乞

欵太史謂此少年筆不足題欵異日當以老手副君須耳
予因請壽承休承題鑒定以歸後為人易去此卷無欵殆
亦其匹儔耶雖似纖弱而宛轉有致亦有不俟欵識而可
知其為太史筆者今外間贗筆甚多豈皆無欵識耶且當
時苦於應酬亦有子朗輩代筆而太史親題欵者是終不
足以語真要之具眼當自得之牝牡驪黃之外又安所事
欵也

為毛肇明進士跋其曾祖中丞遺墨

右毛中丞貞甫手札三紙并其贈君叔行墓志銘一紙毛
進士肇明所襲藏裝潢者也中丞於肇明為曾祖茲緝而

珍之不特魏暮之保笏而已親以及親故以手札先墓銘云

跋徐熙梅花卷

昔趙德麟李易安買名人書畫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者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為之惋悵數日此梅為徐熙筆點染妙絕想當時所圖牡丹亦爾應索高價也牡丹有無題詠不可知而此卷加以題詠似更勝之予留玩信宿亦以力不能購而還去知不免有趙李之惋悵故識其末云

題耕養圖卷

右耕養圖一記一叙一詩三十圖深秀雅潤想即行式所
自作讀徐記可見其餘詩章若顧仲瑛錢惟善輩皆一時
名勝彙而成軸良可寶也王太史胤昌得之京師付其嗣
君思延持以見示屬題其末太史既有世祿復以甲科登
文階官侍從其祿養之榮可無事於田小人有母以謝公
車不得營升斗為養又無田可耕僅以傭書給饔飧効王
僧孺輩耕為養展此卷不獨遠媿范君又近慚太史操觚
題名不能不汗津津下也

王安道遊華山圖記詩冊跋

此國初王安道遊華山圖記詩也圖曰重作則知始嘗有

圖因未滿意故重為之夫始圖亦不易見矣矧重圖又其精思力作者耶即短句片幅亦不易得矣矧記與詩俱備而圖又為延平既合之劍耶前輩謂安道以醫名意其人必飲上池水視垣見一方人者即身未之華山而目中已自有華山矣矧身親攀躋捫歷目擊手記者耶其云心陟自目陟山則又不假長桑而能自得師者不獨其畫筆之妙出劉李馬夏諸君間也亦不獨其蠅頭楷法入陰符度人二經室也李于鱗嘗游華山亦嘗向予談華山之勝之險第談劇多土音不能盡解及讀其所為記亦有如其土音者然胸中已着一華山矣無何王太史胤昌以游華山

記示予其文爽易令人神遊其間今又得視此圖於武輕車則知予固不必効康樂之遊亦不必如昌黎之泣而於玉女子先酒毋脩羊已結三生緣矣安道作此自謂不為身後計即貽諸好事亦可若輕車者所謂好事非耶安道有靈且將為之呵護焉

二王像跋

鍾明府示予趙文敏所作右軍大令二像展對間恍惚有生氣晉人風流宛在目前矣昔人以虎賁當中即猶云似之耳矧文敏即勝國二王也以二王圖二王無異崔徽寫真豈獨尚有典刑已耶宜明府之世寶之也已

為毛肇明跋文太史手札卷

毛肇明藏文太史手札十紙與王吏部祿之者三與公倩
劉文學文化者七又家書十紙與吳夫人者七與壽承休
承者三共計二十紙按太史女二長適王子美為肇明太
夫人母次適文化是太夫人視太史為外祖視吳夫人為
外祖母視壽承休承為母舅視文化元配為母姨一展卷
間具見陶閱輝映無事考譜牒而知其嬪風母儀為二族
所傳誦者良有自也他日肇明貴將榮封太夫人則代天
言草綸綍者將考徵於是然則肇明之十襲茲也豈獨以
太史翰墨已哉

墓表

貢士周敬臣先生墓表

周姬姓以國為氏吳江之周世有隱德其稱蓋久然自恭肅公用始蕃以大恭肅生尋甸公國南居爛溪娶顧孺人是生先生先生昆季凡五人於倫次為季諱采字敬臣別號景川生而岐嶷甫七齡見里中有鬪者為好語平之鬪者異其穎卓為之冰釋尋甸聞而喜曰兒能解紛息爭異日其有魯連之風哉方是時蓋已嶄然見頭角矣已而從尋甸叅右軍都督府時恭肅以掌憲會刑部錄囚先生從傍觀以哀矜勿喜請恭肅喜曰兒異日當効釋之定國耶

稍長即駁駁向學日誦千餘言積之則曼倩之二十萬言
不是過也無何補博士弟子員乙卯丁內艱戊午服闋補
試督學使者周公閱其文而奇之惜以補試不得冠諸生
遂列第三廩於宮嗣是試於督學使者暨按君郡邑大夫
凡四十有四試輒高等中間入棘院者七然輒不售己卯
以貢游太學為六館諸生所推復以高等入試試復不售
公孫十上殆幾之矣然益淬礪不少休日復讀千言如弱
冠時意在必得一第以自表見而先生則既憊矣其親友
昆弟咸勸之少休先生不肯少休其三子亦隨泣以諫曰
兒輩敢不淬礪以卒大人志幸大人少休且時三子皆馳

譽統林而長亦膺鄉薦矣先生曰兒勉之吾自盡吾事至是遥拜山東叅軍卒時萬曆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去其生嘉靖十年十二月十一日享年僅五十有九先生娶卜吏部女生子三人曰應愿應憲應懿夫以恭肅為先朝名臣任職用事至為名冢宰其門生故吏且遍天下第令先生肯攀附投謁當不難擔爵錫圭印纍纍綬若若而自負其才其矻矻窮經必欲得之以道死而後已馬伏波所謂窮且益堅老當益壯其先生之謂與其視狐媚鼠竊昏夜夤緣不餘力以讓貴而揚揚於白日者賢否相去何啻百尺樓上下也先生雖號為博綜然專精經史惟切於制

科者是務至名臣奏議凡有裨於經濟者罔不究心惟稗官小說屏去不視故生平所創備邊治河馬政鹽法諸策舉鑿鑿可行而竟以不售不少槩見惜哉先生廉而好施和而有執藉第令膺一命必能有鉅任以下其膏澤而泯泯以死豈天定能勝人哉然先生積德累行有年能以不試於身者寄諸其後之人今三鳳翩翩率義方之訓將次第來儀虞庭則所謂人定勝天者其在茲耶周於吳江為著姓而爛溪一支尤號為醇謹若先生者則又五常最良者也大都先生居家篤厚如萬石君專精志學如高鳳扣門不以親為辭如季心劇孟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

之如卜式座客待以為娛如車胤卧遊山水寄情丹青如
顏長康其他源本支流子女姻婭備傳志中茲不縷舉舉
其大者以表厥墓

談輅續

孟子去齊宿於晝按齊志無晝地史記載樂毅聞晝邑人
王蠋賢則知晝即晝之誤朱註云齊西南近邑又云或
當作晝却又兩脚打竟不肯考定何耶

予嘗讀漢書至高祖之欲立如意不得已而止因以窺帝
之微而惜其不善處也帝亦知呂氏難制必有身後之
變又以后為糟糠婦無中廢之理故依違至死意亦不

能瞑目假令當時盡呂氏子弟封以千戶處之遠方仍
勅以國家有大變故外戚無得擅離信地與朝謁有違
坐以重法如此則呂氏何從為變今乃處之內地而令
得與南北軍可謂善處耶

呂后以女主當國樊噲為之妹夫止開國功臣素著勲伐
其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非有大犯而季布即曰噲
可斬也夫布始為高帝所讎本逋逃之臣耳以疎間親
以卑踰尊當時竟從其議未聞后有以罪布亦未聞噲
有以怨布至朱雲請劍欲斬禹帝即以為小臣訕上
其能聽受已不及呂矣然猶輯折檻以旌直臣未聞有

以罪雲也此風晚近世可多得耶

昔袁淑錄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隱而真寓意微矣若漢
龔勝死節有老父來吊哭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
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為誰劉
宋衡陽王義季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
曰盤於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
時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
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太
王之食老農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
而退凡此類皆所謂逃名肥遯者也至今令人想望丰

采晚近世有片長寸善徹汲汲皇皇惟恐名之不聞於人豈亦未聞斯人之風耶

楊氏自震至彪世為三公不獨以人爵尊也即脩不步令終亦大德不踰逝世非無奕葉八座顧死者既不足致大鳥而存者又皆小草子孫愈趨愈下曾市井之不若而猶以門閥自豪悲夫

予嘗見高則誠琵琶記草本醉扶歸綵筆墨潤二句改作詞源倒流二句今刻本已從之矣又見一本三不從做成災禍一似天來大改三不從把好事翻成禍甚佳惜未有從之者亦不及判定也二改皆草書旁註意必東

嘉手筆可見古人能虛心如此予嘗購藏黃銓雞上有
東嘉贊云匪金爾距匪芥爾羽弗斷尾以自防弗紀濯
之與侶彼搏扶搖擊三千而上者其適亦奚以異於汝
孰能陰含篋頰叢卉友尸鄉之老翁以與爾居處者哉
且楷書亦精勁人知其詞家而不知其藻翰之妙也

建文朝齊泰黃子澄用事任意變更後靖難兵入束手遁
逃雖非奸臣亦非忠臣明甚吾吳有習為狡詐者冒為
其後刻石埋地引火掘出借口鄉宦以欺申明府王兵
憲遂立表忠一祠與姚太守善同祀不知姚肯享否自
此詐得行後祖其術刻石埋地以欺愚夫更有可笑者

嘉隆間吾吳有陳讓者郡中一老筭手也其人長於筭法
因精於天文言日月薄蝕災祥奇中予訪之再三不值
至萬曆辛卯春偶與顧禮部弘任談及知向予訪陳時
陳在弘任所弘任與予同鄉書最厚乃不知陳在彼可
謂當面挫過弘任言陳嘗上疏乞正曆法因無援之者
遂不得免死無子弘任為之喪葬云其書猶有存者弘
任亦知天文第筭法少疎不能如陳之精予勸令表章
之作今時靈憲惜弘任謙讓未遑耳

齊門外靈殿寺有大銀杏樹約二抱為土人徐鑰氏所購
欲伐之方舉斧樹根出血樹上有聲而鑰家火發遂不

敢伐父之復為從兄鳴伯所得竟伐之今不二十年徐氏與從兄俱絕祀業亦消滅殆盡孰謂草木無靈哉

琴川徐尚書姻家也一日過予適予謝公車以居士服出見尚書曰親家着此衣便無用矣予答曰夷齊未嘗登甲科然廉頑立懦不可謂無用若彼蠅營狗苟以躐致大位者自以榮身肥家為得計不知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乃無用耳尚書不解聞者大笑

論書須觀古人墨蹟若石刻得筆意者絕少蓋石工與書家自是不同昔人謂魯公書多自刻有以也予書固拙又不幸登石多遇拙工若縣學關廟諸碑全是石工本

相自予視之亦不知為何人書也矧古人書刻屢經摹
搨即存什一於千百已難矣可盡信哉

按立碑有禁真古之良法晚近世守宰凡以超擢去任即
有去思碑撰文刻石不俟其人之去或其人搨之携以
行一以獻諂一以干譽徒為識者捧腹如有持正不合
左遷而去或便解組即德惠在人亦未嘗有碑斯民果
直道而行者哉